

《孔雀图》

19世纪末日本著名画家渡边晨宙的画作，
落款盖有民国时期四位总统
冯国璋、徐世昌、黎元洪、曹锟的钦印。
价值连城。

一幅《孔雀图》，引来众多人的注意。

拍卖公司、市政府、日本博物馆……争先恐后。
在利益的驱动下，《孔雀图》最终花落谁家？

一幅《孔雀图》，换来两位有情人的十年苦等。

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社会，还有矢志不渝的爱情吗？

真假难辨《孔雀图》，
展现官场、商场、古玩圈众生相。

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长篇小说。
【新官场小说】 岩波◎著

孔雀图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孔雀图

【新官场小说】 岩波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雀图 / 岩波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229-04145-8

I. ①孔… II. ①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1750 号

孔雀图

KONGQUETU

岩波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钟丽娟

装帧设计: 八 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 092mm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293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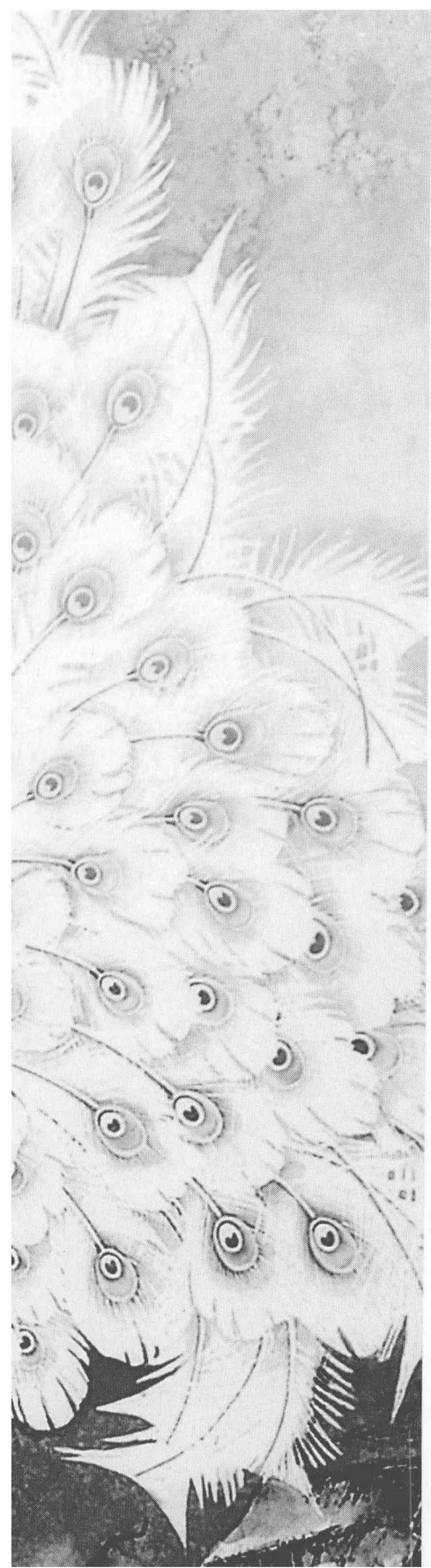
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145-8

定价: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Contents

孔雀图

001	第一章 · 千金重托
017	第二章 · 谁是赝品
031	第三章 · 急死父亲
046	第四章 · 西北来客
063	第五章 · 香港高价
079	第六章 · 儿出儿进
084	第七章 · 强人所难
113	第八章 · 无奈曼谷
128	第九章 · 痴心单恋
144	第十章 · 业务悬案
159	第十一章 · 故意伤害
174	第十二章 · 名画亮相
189	第十三章 · 美子跳楼
203	第十四章 · 相反运作
217	第十五章 · 日本来客
231	第十六章 · 反复无常
246	第十七章 · 专家金口
260	第十八章 · 如铁芳心

第一章·千金重托

一个前景光明的设想，总是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理由支撑。

女儿到了出嫁年龄还没出嫁，做父母的着不着急？一个日本人的女儿已经二十八岁还没出嫁，父母亲会怎么说？

2009年春节将近，中日合资企业高管石田鸠夫的家里气氛凝重。石田鸠夫在教训女儿，而夫人则在一旁小心伺候着。这是蓝海市市郊结合部成片绿树掩映下的一座连体别墅。

“你既然看中了康赛，就矢志不渝地追求下去。他不理你，说明对你不了解，你正该更多接近他！如果说，他心里装着别人，竟然一装就装了这么多年，他既不结婚，也不找女朋友，不正是他清纯执著的可爱之处吗？现如今中国男人十分浮躁，一些年轻人在感情上追求自我而不专一，对女人来者不拒。而康赛，我早就从他父亲那里了解了他是人品学兼优的好男人！”

“可是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呀，我都二十八了，爸爸！”

“美子说得不错，如果康赛对美子没意，就不要再打康赛的主意了吧！”

“你们娘儿俩怎么这么糊涂？咱们日本的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说过这样的话：‘结婚是青春的终点，也是奔向幸福人生的出发点。为了让它结出美好果实，千万不要焦急，要慎重，要有诚意。’著名作家远藤周作也说：‘所谓恋爱，一方面好像是甜蜜、温柔、幸福的象征。而一旦经历一下后，才知道它伴随着刺痛内心般的痛苦。’不经历曲折和痛苦的恋爱只怕不是真实的恋爱！中国有句俗语：‘自古以来藤缠树，谁人见过树缠藤？’美子



不对康赛下工夫，还要反过来让康赛死缠美子吗？如果康赛真是这样没有男人气概的人，对不起，我还真看不上，这样的男人绝对不能嫁！”

女儿石田美子和夫人都不说话了。石田鸠夫在家里绝对是说了算的一把手。那么，他想把女儿嫁给康赛，就一定能嫁成吗？他的计划单靠一相情愿就能实现吗？夫人和美子都张大了疑惑、期待的眼睛看着石田鸠夫。而他则胸有成竹地穿起外衣，准备立马到蓝海市肿瘤医院去一趟，因为康赛的父亲，他的同事和好朋友康之韶正在住院。为了友谊，更为了女儿，他已经跑了好几趟医院，眼下，他还必须跑。日本人做事执著，看准的事绝不含糊。

……

今冬奇冷。气象预报说，这是蓝海市五十年来最冷的冬天。

但，奇冷的天气挡不住有情人的脚步。春节刚过，石田美子已是今冬第四次拎着水果来康赛家了。

康赛母亲笑吟吟地迎接美子，她像被传染了一样与美子相对鞠躬，然后才安顿美子坐下，斟上水。看着康赛与美子搭上话，母亲便慌慌地出去采买了。她要照例为美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。虽然，她此刻心情并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老伴康之韶住在医院，已经确诊为癌症中期，骑在有治没治的分界线上。康赛母亲的心情还好得了吗？但美子来了她还是高兴的，因为美子在追康赛。男人三十而立，过完春节康赛就三十一了，而对象问题还是未知数，做母亲的能不急吗？现在来了坚定的追求者，论容貌，很像眼下的乒乓球女运动员福原爱；论身段，很像三十年前的“真由美”中野良子；论学历，和康赛同出于蓝海大学；论人品，从她对老人长辈的尊重，每次来都买很多东西，就不错；论经济实力，美子家里绝对不差钱；论国籍，虽然很多人对日本人有成见，但美子和她的祖上并没有参加过侵略战争，他们一家人都支持美子追求康赛。真是哪一样都让母亲满意，她能不暗自高兴吗？就算老伴的病情让人黯然神伤，美子的到来难道不是为康家送来一缕春风吗？不过，问题仍然是八字没有一撇，因为康赛对美子根本没有感觉。

母亲出去了，美子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看着坐在对面低头看报纸的康赛。康赛是个身材中等、五官见棱见角、留着简洁的小平头而又少言寡语、时时紧抿着嘴唇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一般是很有个性、很有追求的那种类型，绝不是随风倒、顺风跑、轻易向女人献殷勤的男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除了追“酷”的小姑娘，这样的男人未必招来女人的青睐，因为更多的姑娘需要男人的娇宠。而石田美子恰恰是个十分务实、丝毫没有追“酷”意识的日本姑

娘。既然如此，她怎么就对康赛如此情有独钟呢？即使康赛带搭不理的，她也照来不误？除了父亲石田鸠夫的鼓动，靠的就是缘分了。美子感觉石田家和康家是有缘分的。石田鸠夫是中日合资企业高管、中国通，与中方高管康之韶在一间屋办公。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，在利益问题上锱铢必较，寸土必争；而在发展问题上却又出奇地和谐一致。这导致两位父亲关系处得非常好，工作上经常互相帮衬，是公司里的同仁们非常羡慕的老哥俩。两家人知根知底，都有意撮合两个孩子成亲。他们为两个孩子提供一切接触的机会，只因为康赛对美子热不起来，事情便处于僵化状态。

这还不算，美子还是康赛的学妹，只是比康赛低了三个年级。她认识康赛不是在企业里，也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学校舞台上。那是蓝海大学的一次期末文艺演出，康赛在台上与女研究生艾一婕表演二重唱。那两个人甜美嘹亮的嗓音和天衣无缝的配合，给美子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过后一打听，敢情康赛就是爸爸的好朋友康叔叔的儿子！美子的心里蓦然间便像打翻了蜜罐子，从里甜到外。大学毕业以后她没有继续深造，而是立马求职就业，然后就慢慢变成了康家的座上客。起初康赛根本就不接待她，是母亲陪着美子聊天，但架不住美子软磨硬泡，一来二去，就和康赛搭上话了。

“还没有女朋友吗？”

“早就有了。”

“康叔叔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就算如此，这个问题也轮不到你考虑。”

“难道你还想着艾一婕？”

“想又怎么样？”

“她比你大四岁呢！”

“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四生儿子。”

“我怎么听说是‘女大四，自顾自’呢？”

“那是你们日本，中国不是日本。”

“明明是中国俚语嘛！”

.....

话虽这么说，康赛对这个问题还是不能等闲视之，因为，父亲非常反对康赛惦记着艾一婕。好几年以前，康赛曾经说起过艾一婕，父亲坚决地打断了康赛的话说：“大四岁？这绝对不行！”

事后，父亲托关系悄悄找到了艾一婕单位，结果一了解，嘿，你甭剃头



挑子一头热，人家艾一婕早已结婚了！回来以后父亲就对康赛好一顿奚落。

但康赛对父亲的话只当耳旁风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他就是不找对象。三晃两晃就过三十了，眼下仍然是孑然一身。

此次美子和往常不同，屋里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她就对康赛摊牌了。

“康赛，我今年过完春节就二十八了，眼看找对象就没有优势了，你如果还是看不中我，不冷不热，不明不白，我就另做打算了。而且，我也奉劝你，不要在艾一婕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人家早已结婚，你还等什么劲儿？”

康赛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康赛仍旧一言不发。

“再不说话我可走了！”

康赛还是一言不发，而且连头都不抬。美子果真站起身来走出屋子。她真生气了。门是重重地摔上的。屋子里空气凝结了。微小的空气粒子在阳光照射下漂浮着。

母亲回来了，买了很多蔬菜和鱼、蛋、肉。她发现美子已经走了，便立即明白是康赛“淡”走了人家。

“祖宗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究竟想怎么样？”

“妈，您甭问这么多。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”

母亲蓦然间没有了做饭的动力，呆呆地看着康赛出神。康赛便走上前去把蔬菜、鱼、蛋、肉拿到厨房，动手收拾起来。同时，心里闷闷地在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艾一婕为什么不等我？她为什么不等我？她果真不爱我了吗？是这样吗？

康赛从小就有两项爱好：唱歌和画画。由于家里支持，提供一切方便，康赛上大学的时候，歌已经唱得很好，画也画得很好了。所以，一进大学，他就进了学生会，做起宣传委员，办板报，组织文艺演出，干得热火朝天。蓝海大学与日本神户大学是建立了互通关系的友好学校。那一年神户大学的文艺演出队来蓝海大学交流演出，康赛无意中担任了义务翻译，他的一口精到流利的日语让所有的人叹为观止，连日本人都夸奖，说“你快超过我们了”。其实，他主修英语，日语只是兼修。于是，他一夜之间成为蓝海大学一颗非常耀眼的明星。

时隔不久，他们要到日本神户大学去演出。康赛跟艾一婕在小礼堂练日语二重唱，他们练的是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和《金梭和银梭》。可是，一

向占据上风的艾一婕却怎么也没有状态，不是拍子不够就是气短，甚至还走调。康赛笑呵呵地提醒说：“艾姐，想什么哪？练完再想好不好？”

艾一婕突然合上曲谱，目光幽幽地看着康赛说：

“康赛，你的声音清脆甜润，已经迷住我这个老姐了！”

康赛的脸立马涨红了，嘴里嗫嚅着：“艾姐，你比我唱得好多了，你是干专业的料，我顶多是业余爱好。再说，就算我唱得不错，也构不成影响你歌唱的理由啊！”

“康赛，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吗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到我家里去一趟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当然有事。”

生活是残酷的。意外和偶然因素时时困扰着人们。当康赛来到艾一婕家以后，他立即得知，艾一婕的父母是外事部门的高级干部，因为飞机失事，前几天夫妻俩双双去世。艾一婕相当悲伤，对康赛诉说完这一切以后，她便嚎啕大哭。此前，康赛对艾一婕并没有更多了解，只知道艾一婕是比自己大几岁的研究生，歌唱得好，有些高傲，不太爱说话。绝对想不到艾一婕突然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。康赛用纸巾帮艾一婕擦着眼泪，反复劝说艾一婕节哀顺变，该练歌还要练歌，该去日本神户还去日本神户，人总得向前看，总得面向未来啊！接着，康赛就动手为艾一婕做起饭来。康赛在家里经常帮助母亲做饭，所以，米饭、馒头、包饺子、捞面，举凡家常便饭，康赛都能做。

吃饭的时候，康赛给艾一婕盛好饭，把菜拨进她的碗里。而艾一婕两眼空洞地看着屋顶，半天不动筷子，最后突然说：“周一你能不能请两天假，跟我跑一趟北京，把老两口的骨灰接回来？我哥哥现在在国外，回不来。”

康赛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没问题，我陪你去。”

在北京的外事部门，艾一婕与康赛以对象相称，手挽手出出进进，外人看上去是那么般配。按照艾一婕父母生前遗愿，死后要把骨灰撒进大海。她们从北京回来以后，转过天来就马不停蹄坐长途车来到海边，搭上一艘机动渔船，就驶向内海。此时正是隆冬时节，西北风凛冽地抽打着站在甲板上的艾一婕，康赛则忠诚地一步不落地站在艾一婕身后，小心翼翼地端着骨灰盒。让人意想不到的，艾一婕把父母的骨灰亲手撒进大海以后，突然冷不丁一翻身就越出船舷，跳进海里。她的黑色长发只在海面闪了一下，便沉了

下去。暗蓝色的海水翻起一串水泡，紧跟着便被新的涌浪吞没。

这是康赛万万没有想到的。父母亲的意外去世，对女儿的打击也忒大了不是？竟然让女儿产生了跟随而去的念头，太可怕了！当时渔船上的人都惊呆了，一时间全愣在那里，手足无措！

康赛只是愣了两秒钟，便急速脱掉防寒服，解下船舷上一个带绳子的救生圈，一个鹞子翻身便也跃出船舷，跳进海里。

冰冷阴沉的海水猛击了康赛一下子，使他的心脏蓦然间就抽紧了。他躬起腰，弯下头，使劲划水，力求使自己向下潜。但是，康赛水性并不好。他会游泳这没错，但并没在海里游过，而且，他的潜泳技术也实在是一般般，甚至因为他不知道海水浮力比游泳池要大，因此，他穿着内衣想往海下潜根本就潜不下去！但一股莫名的力量支撑着他，就是把自己淹死，也要救出艾一婕，就是这么一种简单、纯粹、不叫理由的理由，驱使着他，激励着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向下潜，向下潜，终于潜了下去！而且，终于抓住了艾一婕的一只胳膊！当他把艾一婕拉出水面以后，就气喘吁吁地用尽力气，将艾一婕的头和一只胳膊套进救生圈。而他自己则蓦然间便沉了下去。因为他已经筋疲力竭！

两个惊呆了的渔民已经彻底清醒了，他们“扑通、扑通”地跳下海去，只一个猛子，就把康赛捞了起来。

当他们水淋淋地爬上甲板，在冷风里瑟瑟发抖的时候，渔民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要加三倍的报酬。康赛当即表示：三倍太少了，六倍！因为那天康赛防寒服口袋里确实带着钱来着。

回到市里以后，艾一婕和康赛双双冻感冒了。艾一婕发起高烧。康赛也感觉头重脚轻，一阵阵眩晕。但他坚持为艾一婕做了午饭，端上桌。就在他搀着艾一婕请学姐入座的时候，艾一婕突然扑进康赛怀里，再一次痛哭流涕。但这一次不是悲伤，而是感激，是爱。艾一婕主动吻住了康赛。康赛则像被雷电击中一样，大脑出现了空白。他们直到饭菜都凉了，该吃下一顿的晚饭了，还难分难舍。两个感冒的人无意中的一次长吻，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艾一婕退烧了，康赛的感冒症状也减轻了。于是，他们俩蓦然间明白了一个“秘方”：接吻可以治病。

艾一婕为什么跳海？真的是因为父母亲意外去世打击过大？抑或是有意对康赛进行考察、考验？不得而知。大学还没毕业的康赛太年轻了，想不起来要问这个问题。

不过，从此以后，每个周末，康赛都到艾一婕家里来。每次两个人都没完没了地接吻。他们在对对方的等待、期待、期盼、苦等（其实最长间隔才一个星期）中，和一旦相见以后的默契中，更加深了彼此的内心了解和情感依赖。这是他们的初恋，初恋意味着填补了感情的空白，意味着给他们留下永远不能释怀的刻骨铭心的记忆。终于，有一天，艾一婕从衣柜里拿出一件东西。那是一个长约一米二三的细长的布套，呈口袋状，袋口被线绳抽紧。

艾一婕松开袋口，从布套里抽出一个卷轴——是一幅宽约一米二的轴画！但当艾一婕将轴画展开以后，康赛见到的却是从中间撕开的两个半张的轴画，上半张带着一个画轴，下半张带着一个画轴，拼起来约摸两米长。内容是一幅色彩艳丽、神形兼具、栩栩如生、美轮美奂的孔雀图。从构图到用笔，从颜料到背景纸绢，无不透着高难度的精工细作。康赛以自己所有的美术知识当即断定：这是一幅价值极高的上乘之作！只是因为中间被很不规则地撕开，生生为这幅画毁了容！暴殄天物啊，谁干的这种事？

“以后我会告诉你这幅画的来历，你先看看这里——”

艾一婕用手指指向画作的落款处。只见除了写着“渡边晨亩”，盖着图章以外，还另外发现四枚图章，细细辨察，分别是“黎元洪”、“冯国璋”、“徐世昌”、“曹锟”。民国时期的七位总统竟然有四位曾经拥有过这幅画，并且留下钦印，其身价显然非比寻常！

“知道‘渡边晨亩’这个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，是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的日本著名画家。擅长花鸟画，尤其画孔雀是一绝。他因为喜欢画孔雀，所以院里、家里到处养着孔雀，我也见过他画的孔雀，和真孔雀大小接近，其形态、颜色都很逼真，是非常好的日本工笔重彩画。中国的画家无不喜欢他的孔雀。水墨画大师齐白石、工笔画大师田世光、刘奎龄都曾向渡边晨亩学过画孔雀。伪满时期的溥仪，寝宫里不挂别人的书画，单挂一幅渡边晨亩的孔雀图。”

“知道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、曹锟吗？”

“知道，他们都曾是民国时期的总统。”

“他们都与书画有渊源吗？”

“没错，民国书画，应该说就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。曾闪现出大学者型书家如朱孝臧、康有为、于右任、郑孝胥、罗振玉、章炳麟、钱振煌、谭氏兄弟（延闳、泽闳）、袁克文、马叙伦等；他们皆为名重寰宇的一代旷世巨擘。而雄霸一方的北洋军阀总统黎元洪，虽行武出身，然其平素

极喜舞文弄墨；从他留世的宝墨窥视，艺术造诣绝可称‘翰逸神飞，笔墨气润直逼古人’！绝对与其残暴的军阀习性背道而驰！资料上有不同记载，有的说日本著名画家渡边晨亩曾经亲自送过黎元洪画作，也有的说是黎元洪购买了渡边晨亩的画作，而画作极有可能就是《孔雀图》，因为渡边晨亩最知名的画作就是《孔雀图》；那冯国璋虽也是军阀出身，本身就爱好书画，写得一笔好字；徐世昌文人出身，诗、书、画俱佳，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，即后来中央美术学院前身，其书画作品颇有声誉，曾在中国、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；那曹锟也不例外，他贿选总统一事在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，但‘七七事变’后他保持节气，拒任伪职，还是为后人称道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凡此种种，都不影响他写得一笔好字，尤其接受书画礼品的机会也是很多的。”

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！以你的眼光，这幅《孔雀图》值多少钱？”

“以我的眼光，应该是个天价！”

艾一婕把手里的半幅画放在桌子上，伸手抚弄着康赛的衣扣，继续问：

“如果有个女人比你大几岁，她很爱你，你会娶她吗？”

“只要彼此真爱，会娶的。”

“她比你大四岁。”

“一婕，不要说了，我会娶你。现在我还不够年龄，一旦达到年龄，我立马娶了你！”

艾一婕再一次紧紧抱住了康赛，并把自己的脸颊贴在康赛的肩膀上。康赛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，热血攻心，心脏怦怦乱跳。顷刻间两个人便都彻底地迷醉了！如果说康赛是个热血男儿，艾一婕无疑就是热血女儿。两个人都是意欲以身相许的性情中人！

那天，康赛离开时，艾一婕送给他半幅画，说这就是信物，你看到这半幅画，就看到了我；两个人几时成婚，几时就把画接裱起来。这样的礼物康赛怎么能不接呢？这是两个人缔结关系的见证，是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，非接不可。看上去，这是千金重托，而其实际价值又岂是千金所能买得了的？换一个人真拿来千两金买这半幅画，艾一婕会卖吗？康赛会答应吗？所以说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这里面已经没有利益问题，没有谁沾了谁的光的问题。完全是建立信誉的一件道具而已！康赛把半幅画拿在手里，自然是心情激荡，浮想联翩，犹如醍醐灌顶，更如同饮下千年陈酿，已经完全迷醉在对未来的憧憬里面了！

艾一婕抱住康赛，在他耳边轻声问：“你会等我吗？”

康赛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会！”

艾一婕问：“如果中间出现坎坷呢？”

康赛回答：“不在话下！”

在这种情境下，两个人吻别了。但谁都没想到，艾一婕一语成谶！他们到日本神户大学演出的时候，同样做外事工作的哥哥恰巧也在日本，便拉着好朋友一起去神户大学看妹妹演出。结果，这个朋友一下子就看中了艾一婕。这个朋友的父亲是个外事口级别很高的干部，几乎左右着艾一婕哥哥的命运，而此时，哥哥正面临一次提职的机会。问题来了，好朋友提出要娶艾一婕，哥哥怎么办？答不答应？左思右想以后，哥哥向艾一婕做起艰苦的思想工作。

“一婕，你已经考虑三天了，想好了吗？”

“想好了——不要打我的主意，我有对象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父母亲是什么级别？”

“这个你甭管，反正有对象就是。”

“不行，我要为你的将来负责，你不能随随便便找对象。不是我看不起一般老百姓，你我的对象都不能太差，必须门当户对，旗鼓相当。否则，不仅辱没家风，将来还会矛盾频仍！”

“你说实话，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？”

“兼而有之！”

艾一婕大病一场。无来由地发起高烧，上吐下泻。昏迷。一个星期不退烧。

艾家现如今的顶梁柱无疑就是哥哥，艾家的接班人无疑也是哥哥。哥哥的前途就是艾家的前途。那时候艾一婕也太年轻，她所能想到的，就是这些。

艾一婕悄没声儿地转学走了。临走给康赛打了个电话，说她最近要出一趟远门，完成一项农村考察的论文准备，短时间不要找她。而在研究生毕业以后，在哥哥“运作”下，她也进入外事口工作，是在与蓝海市相毗邻的另一个城市，同时，悄悄嫁给了哥哥的好朋友。她没告诉康赛她为了哥哥的前途改变了初衷，违背了诺言。她也没告诉康赛，她已经进入外事口工作。她卖掉了房子，悄无声息地搬走了。她感觉没脸见到康赛。

但，另一个情况的出现，让康赛始料未及：康赛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突



然接到市政府一个处长的短信，说，抓紧去考公务员，市政府的一个处看中了你，等着你去任职。那时候，大学生毕业已经开始出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，形势非常严峻，会有这种人还没毕业，就有单位等着要，而且还是政府机关，这种很像“天方夜谭”的事情吗？

康赛去市政府会见了这个处长，结果，事情是真的。这个处现在正缺一个秘书。这个处长经别人推荐，知道蓝海大学学生会有个多才多艺的康赛。至于是谁推荐的，处长保密不说。康赛回到家就和父母商量：是继续考研深造，还是进市政府工作？父母亲一叠声道：“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当然是进市政府工作！”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康赛懵懵懂懂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而且是个让所有年轻人，尤其是新毕业大学生炫目的工作岗位！

因为毕业前忙于毕业设计，而且也知道艾一婕不在家，所以康赛已经好一阵子没去艾一婕家了。大学毕业有了工作，自然要先到艾一婕家里报喜，但他扑空了。艾一婕原来的房子里住上了新户，人家说，艾家早就搬走了，你难道不知道？康赛便急忙给艾一婕打手机，但耳朵里听到的是“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”。艾一婕怎么会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呢？难道说，她变心了吗？

晚上，夜深人静，康赛拿出那半幅画，细细观赏画上的孔雀，眼前浮现的却是艾一婕的面影。他们相识、交往、许诺建约的整个过程，像电影一样，在康赛眼前过了一遍。艾一婕是水性杨花的女人吗？康赛不相信。以他有限的人生经历、人生经验来看，艾一婕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，康赛坚定地认为，艾一婕不应该，也不可能是水性杨花的女人！但，此刻他也终于想清楚了一点：自己与艾一婕的交往时间毕竟太短，对艾一婕的了解毕竟太少，艾一婕身上有着让他解不开的谜团！但另一点也让康赛对艾一婕满怀信心和期待：艾一婕把那么贵重的画作给了自己一半，难道不是把心交给了我吗？艾一婕蓦然失踪只怕是阶段性的、权宜的、不便对自己说的，而最终还是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！

康赛开始专心工作了。他的这个处是三处，重点为一位叫做路前浩的副市长服务，面向全市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商贸企业和服务业。应该说，工作范围相当广泛，也相当繁杂。工作量甚至超过了为市长服务的一处和为常务副市长服务的二处。康赛的工作除了管好文件，做好内勤，还要了解和综合面上情况，起草有关文件和报告。至于写写“情况简报”、给市政府“政务网”发一段信息，那都不叫活儿。属于一支烟的工夫顺手就干了的，因此，干了

也是“白干”的，基本上属于算不上成绩的、被忽略的工作。但是，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些工作，如果干不好或不愿意干这些工作，处长立马就会跟你计较起来。找你个别谈话算好的，如果在处里开会点了你的名字，便会让你很没面子！甚至说不定就影响了发展、影响了前途！

康赛悟性不错，很快就进入了工作角色。加上他是文科出身，思路清晰，文笔顺畅，他写过的材料处长一般都改动不大。当然，需要路副市长长过目的材料，可能被挑些毛病，加些内容，但谁都不会认为是自己写得不好，而只是认为路副市长比自己水平更高，理应听从。康赛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伏案状态，不是看文件，就是起草文件。整理文件、给文件挂笺、向领导分发文件、向兄弟处室传递文件，对康赛来讲，都属于休息。因为，这些工作用不着太动脑子。三处的处长对康赛比较满意。副处长则加个“更”字。副处长是个叫金银花的年逾五十的老大姐，一天临下班的时候，她突然来到康赛身边说：“小康，明天就是星期六，你能不能随我登一下望夫山？”

康赛抬起一直埋着的头，不明就里地看着金银花。康赛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想问什么问题，往往是向对方投过探询的目光，而嘴唇却紧抿着。望夫山，是蓝海市郊县风景区的一座高山，康赛和艾一婕去过。海拔一千多米，相对高度也有五六百米。加上路径崎岖，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，很难登上顶峰。那时候康赛连拉带拽地牵着艾一婕的手爬上顶峰以后，抚摸仿佛在“望夫”的面向远方的人形巨石，艾一婕却拒绝抚摸，而是突然眼含热泪，说：“康赛，咱们赶紧下山吧，我不愿意体会长年累月苦苦‘望夫’的滋味！”康赛知道艾一婕是个感情丰富而又心软的女人，便听从她的意见，搀着她下山了。想到望夫山，就想到了艾一婕，就想到了那半幅画，就想到了他们俩已成悬案的未来。

“怎么，你不想去吗？”金银花追问。

作为刚刚进入机关、初来乍到的小青年康赛，敢对副处长大姐说“不想去”吗？

“去，想去，我愿意陪着金姐爬山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明早六点司机开车去接你。”

结果转天早晨六点，司机果真把黑色奥迪停在康赛家楼下了。康赛带了足够三个人吃的面包、火腿肠，还带了六瓶矿泉水。他以为此次爬山只是他们三个人。谁知，一开车门，却见金银花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另一个戴着遮阳帽、一身短款的陌生的年轻姑娘坐在后面，在对着康赛微笑。康赛说：“金



姐，您应该坐后面才对，还是让我坐副驾驶位置吧！”

金银花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今天你就享受一下坐后面的滋味吧。”

问题来了。康赛只带了三个人的吃喝，现在是四个人，怎么办？他正要金银花说，是不是路过食品店的时候再买点面包和矿泉水，身边的姑娘已经把一个挎包拉到身边，掏出一个夹心面包递给康赛，说：“今天大家都起得早，肯定都没来得及吃早点；而且，起太早了想吃也吃不下。”康赛还没反应过来，姑娘已经将面包强行塞进他的手里。然后，将另一个面包递到金银花肩膀上，金银花笑嘻嘻地接了过去。最后，姑娘才给司机递了一个面包。

汽车已经驶出市区，在通往郊县的公路上开始疾驰。金银花率先吃了起来，姑娘和司机便也跟着吃了起来，康赛无形中加入了服从的行列。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不能不服从。他几乎没有不服从的余地。

金银花边吃边说：“金玉是我侄女，和你一样，今年刚大学毕业，现在正在托人，打算进银行工作，不过该考试还是要考试的。”

这话显然是对康赛说的。因为司机不是大学毕业，车里坐着的刚大学毕业的只有康赛和那个姑娘。而那个姑娘显然就是“金玉”。

金银花继续说：“金玉她爸，就是我的哥哥，是咱蓝海古玩街经营不错的几个大户之一，家里不说家财万贯吧，反正不差钱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他完全是靠守法经营赚钱的，从来不偷税漏税。我们每次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不能偷税漏税，要为自己负责。古玩行的事你们不知道，要想偷税漏税是很容易的事。”

康赛明白，金银花很策略地介绍了金玉的家境。对司机说这番话没有意义，这话显然是只对康赛说的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汽车稳稳地停在望夫山脚下。司机说了句：“跟着我哦！”就头前走了。金银花紧紧跟了上去。金玉则慢吞吞跟在金银花后面。她之所以慢吞吞地，显然是在等康赛，要与康赛一起走。事情再明了不过，金玉一门心思要跟康赛交往。

这个时候，康赛就不想服从了。因为这条山径上的一草一木，一沟一坎，都勾起康赛对艾一婕的思念。他不能在思念艾一婕的同时与金玉保持热络。而如果冷落金玉，似乎又不应该他此时此刻的所为。因为金玉并没有什么过错。康赛更加慢吞吞地跟在后面，想与金玉拉开距离。偏偏金玉看穿了康赛的意图，便放慢脚步有意等他。康赛就采起石径上的野花。金玉起初还以为康赛心境很好，却见康赛采了野花又随手扔掉，扔了采，采了扔，方

知康赛实属穷极无聊，心情不爽，她就有些来气了。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，金玉突然踩空一块石头，接着，就大叫一声：“哎呦，崴脚了！”

此时金银花已经走得很远，听不到金玉的喊声，而后面的康赛则听个满耳。他便不得不快步走上前去，搀住金玉。金玉却蹲下身子，伸出一只脚说：“疼得厉害，一动就疼！”康赛说：“要不要我尝试着给你按摩一下？”金玉便剜了康赛一眼，说：“按摩就按摩呗，怎么还要尝试啊？”康赛说：“因为我并不精于此道。”

金玉不再跟康赛废话，而是将一只脚伸到康赛面前。康赛也蹲下身子，看这只脚。此时，康赛刚刚注意到，金玉只穿了短款的牛仔短裤，匀称修长的大腿光溜溜地呈现在他面前。他的心脏不由得怦怦怦地急跳起来。以康赛眼下的年龄，对异性既渴望又敏感，在金玉白净细腻的大腿面前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。但他一瞬间就稳定住了自己的心神。因为，他想到了艾一婕，艾一婕把自己最珍爱的半幅画交给了他，也等于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，没上床，只能说明两个人想把最美好的瞬间留给洞房之夜，并不等于艾一婕对他有什么保留。既然如此，康赛还会对其他女性心存觊觎之念吗？此刻，课本里郭小川的诗句跳进了他的脑海：“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，忠贞不渝，新美如画；一切额外的贪欲，只能让人感到厌烦，感到肉麻……”

康赛小心翼翼地把金玉的旅游鞋脱了下来——应该说，金玉穿着白色纯棉线袜的脚丫还是很让人心动的，匀称而小巧。但康赛快速排除了这样的杂念，像个中医医生那样，很职业地、公事公办地、面无表情地把这只脚放在自己的腿上，然后就对脚腕、脚踝按摩起来。金玉时而皱紧眉头，龇牙咧嘴，时而表情舒展，面带笑容，如山里八月的天气，一会儿阴一会儿晴。而康赛的额头，已经渗出细细的汗珠。

按摩完毕，康赛扶着金玉站起来的时候，金玉顺势靠在康赛身上，说：“我爬不了山了，你干脆背我下去吧！”

此时此刻，康赛还能有别的选择吗？他便二话不说就背起了金玉。金玉紧紧搂着康赛的脖颈，康赛则搬着金玉光溜溜的柔软的大腿，他分明还感觉到了金玉抵在他后背上的柔软温热的乳房。两个人就这么下山了。俗话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没错的，山径崎岖陡峭，就更是如此。康赛只能侧着身子往山下走，如果正面下山，弄不好就让两个人一起轱辘下去了，伤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。而侧着下山就需要很好的腿力、脚力。再背着一个一百来斤的大活人，就还需要很好的腰劲儿。康赛不得不时时歇一歇，喘口气。每到这